

圈粉年轻人 高博文再推新版

# 评弹如何说《繁花》 “不响”怎样响起来



■《高博文说繁花》演出资料图

## 台前幕后

4月11日,新版《高博文说繁花》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上演。在金字澄的小说《繁花》里,上海人常说的“不响”是个高频词,“不响”背后的内涵,读者自可意会。但到了评弹舞台上,却不能真的“不响”,怎么让“不响”的内涵响起来?记者采访了上海评弹团团长高博文,请他解读评弹如何传递“不响”的韵味。

《繁花》里处处是市井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少年旧梦,也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飞黄腾达。在声声吴侬软语中,高博文将自己置于说书人的角色,众生百态,都在吴语与沪语的切换间信手拈来。

四年多前,上海评弹团获得了《繁花》三分之一章节的版权,演出多场,还有很多内容没有搬上舞台。这次的新版依然是上下半场,各三刻钟。

《繁花》讲的是上海故事,却不只是发生在上海。新版中,高博文特别选取了一段徐老板常熟设宴的情节。常熟是评弹的重要阵地,这一段故事里

人物众多,很能体现改革开放初期各种思想和观点碰撞的时代气息。小说里对江南建筑、古董器物、人物心理的精细刻画,都在演员的说噱弹唱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话本体的写作手法,对于演员的表演可以说是行了方便,但书中众多的“不响”如何处理?金字澄此前曾作过解读:“中国人最聪明,什么都懂了,什么都可以‘不响’。生活中常遇到以‘不响’应对的情况,似乎已经达成一种默契,不予回应,意味深长,意思广泛,可说是默然、妥协,也代表有保留……”

舞台上,高博文担任起了“不响”的翻译官。人物表面“不响”,心理活动却都借他人之口说了出来,衬托地讲,侧面地响,一番心理轨迹之后,算了,响了。不便演绎的,就以描述带过,演员演嗨了,说书人就压一下,气氛闷了,说书人还得撩一下,“精密度很高”,高博文笑言。

这几年,《高博文说繁花》为评弹

打开了一扇窗,大世界、新天地、思南公馆、上海大剧院、上汽·上海文化广场、美琪大戏院等众多地标建筑及大剧场都有上海评弹团的身影。让高博文感到意外的是,一次在长江剧场演完《繁花》,从后台走出的他还碰到了不少等候他的年轻观众。

这部评弹作品可以拥有如此多年轻的受众,高博文自己也始料未及。2019年,香港西九龙文化区戏曲中心点名要评弹团带《繁花》赴港。高博文很疑惑,香港观众会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故事感兴趣吗?结果,八场座位全满,来了很多长三角二代、三代。演后的座谈会上,一位作家说,想起了外公说过的在上海生活的经历,舞台上描绘的家长里短,曾鲜活地存在于已逝外公的生命里。

原著的号召力与江南文化的底蕴,让《高博文说繁花》拥有了数量庞大的“花粉”。高博文表示,这次推出新版,也是对“花粉”的回报,“我们不能总在同一批花上采蜜,要开辟更大的花田,激起更多年轻人对海派文化的喜爱。”

本报记者 赵玥



■陈梓健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李铭坤 摄

## 同里杯天元赛两位00后晋级本赛 三地棋手首次连线手谈

昨天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通过腾讯野狐围棋网上又赛两场,陈梓健七段和廖元赫八段分别击败范胤八段和郭闻潮五段,两位“00后”新锐携手晋级本赛。值得一提的是,昨天的两场本选赛分别在北京中国棋院、杭州棋院和上海棋院三个赛区同时展开,三地棋手首次连线“手谈”,成就天元赛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受前一段时间疫情影响,参加本届同里杯天元赛本选赛和本赛的棋手并未全部集中于北京,这给办赛带来了难度。从去年开始,中国围棋协会及相关单位就通过网络成功组织并举办了多项赛事,在保证比赛顺利进行的同时,也得到棋手的支持。针对本届天元赛参赛棋手的上述情况,赛事主办方遂商定,比赛分北京、杭州和上海三个赛区进行,并适度拉长赛程,让棋手就近安心参赛。对于这个决定,杭州棋院、上海棋院均给予了大力支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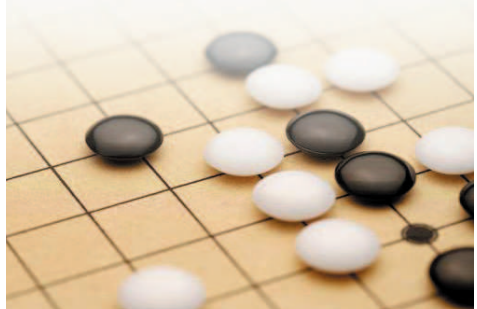
昨天中午时分,陈梓健七段抵达上海棋院4楼的训练厅,坐在电脑前静静等待他与范胤八段的比赛开启。他的身后,是投影在一块大屏幕上的本届同里杯天元赛的背景板。一走进训练厅,同里杯中国天元赛分赛场的气氛就扑面而来。

陈梓健目前在上海财经大学就读,考虑到他常住上海,主办方遂与上海棋院协商,希望将他的比赛安排在上海进行。上海棋院积极回应,在与中国围棋协会、棋手本人协商后,将这场本选赛定在3月16日,并精心准备好了赛场。“就近比赛,方便很多。”陈梓健也很感谢中国围棋协会、上海棋院的关心照顾,在上海下比赛,省却奔波花费的精力,也让他有更多时间来准备。

昨天的比赛,陈梓健猜得执白。他与范胤一上来就形成打劫转换,黑棋获得实空,白棋获得外势,黑棋实空较多形势占优。中盘,陈梓健下得非常顽强,他在左下角“开劫”放出胜负手,一度扭转了劣势。在这场劫争中,双方错过进错出,胜负天平数度翻转,局面一波三折。白116“寻劫”失误,错失一举反转的良机。战至黑119,双方再次形成转换,黑棋重新取得优势。在下边攻防战中,黑145强行“扳”出过于凶猛,给了白棋逆转机会。最终,黑157下出败着,白158吃掉左上角8颗黑子,确立胜势。战至第206手,范胤投子认输。

昨天进行的另一盘本选赛中,廖元赫八段执黑淘汰郭闻潮五段晋级本赛。进入本赛后,陈梓健将面对李轩豪七段,廖元赫的对手是李维清八段。

首席记者 金雷



昆曲小生演绎京剧大师

## 重现“当年梅郎”风采

在展现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戏曲作品里,上海京剧院文武老生傅希如演绎过京剧《蓄须记》,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小生施夏明诠释过昆曲《梅兰芳·当年梅郎》(见左图),这次在第十二届东方名家名剧月的舞台上,两位“梅兰芳”将重逢,傅希如本周六日作为上海京剧院第六代杨子荣亮相,施夏明将于4月来沪出演《当年梅郎》。

演绎人人皆知的京剧大师梅兰芳,而且还是用昆曲,施夏明颇感压力,坦言这是他艺术生涯接过最难的一部戏。好在,这不是完整再现梅兰芳的一生,只是截取梅先生返乡泰州祭祖,突闻老友王凤卿逝世的消息,回忆起少时闯荡上海滩的往事。1913年,正是在王凤卿的鼎力帮助下,梅兰芳首度赴沪演出。梅兰芳承担着殷殷期许,越过了重重质疑,在粉墨丝弦之中,大放异彩。剧中还出现了“戏中戏”这一独特的展现形式。

这两出戏中戏是梅兰芳的代表作《武家坡》与《霸王别姬》。施夏明首先遇到的挑战便是演唱,小生变身佳人,首先要将昆曲小生真

假音切换成京剧旦角的全假音。继而是学习虞姬的剑舞,剧组特邀梅葆玖先生的亲传弟子陈旭慧手把手带着施夏明学习。

该剧邀请编剧罗周撰写剧本、上海越剧院导演章薇薇执导,由江苏省昆第四代青年演员共同担纲主演。《梅兰芳·当年梅郎》讲述了当年梅兰芳首度赴沪演出的故事,而施夏明本人也与上海舞台有很深的感情。

去年,施夏明主演的现代昆曲《眷江城》参加过“艺起前行”优秀创新舞台作品上海展演。《眷江城》的排演,也得益于他在《梅兰芳·当年梅郎》里积累的信心。原本,在施夏明的昆曲观里,昆曲就应该是程式化的,离开一桌二椅和水袖,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表演。剧中梅兰芳的一句台词鼓励了他:“难走的路,我走;别人不去的,我去。”《梅兰芳·当年梅郎》里有一个梅兰芳跪倒在地地的动作,施夏明前前后后跪了几十遍,但是都不能让艺术指导石小梅满意,于是石小梅亲自示范,“老一辈昆曲表演艺术家的垂范,让我对继续做昆曲现代戏很有信心。”施夏明说。本报记者 赵玥

